

迴聲 The Echo

卡城永援聖母堂
olph@telus.net

Autumn 2026 | 88



編者的話

漫長暑假轉眼過去，生活逐漸回復規律。《迴聲》九月號已正式出刊，編輯團隊謹此獻上。我們誠邀教友們繼續投稿，內容可以是堂區活動紀實，也可以是個人信仰旅途上的體會與感悟。衷心感謝各位的支持，期待你們的來稿！

Editors' Note

Summer has passed swiftly, and daily life is gradually returning to order. The editors of Echo are happy to present the September issue. We invite you to share your voice—whether through a report on a parish event or a personal account of your spiritual path. Your contributions are always welcome. Thank you!

Editors:

Anne Lam
Emily Chan
Jenny Lam
Josephine Li
Teresa Tsui
Fanny Tam
Edmond Chih
Wanda Tong
Winnie Lau

content / 內容:

1. 編者的話
2. 全是主所賜
4. 願百川歸海，承傳共融
4. 新教友
5. 用生命影響生命
6. 種瓜得瓜
8. 天主的恩惠
9. He Resolved my Crisis of Faith
10. 信仰路上的學習與成長
11. 一步一步，走在天主的路上



全是主所賜

我出生於越南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在信仰的薰陶下成長。祖輩的兄弟姐妹中，幾乎每戶人家都奉獻了一名子女——或為司鐸，或為修女；父母對我也懷抱著同樣的期望。十一歲那年，他們將我送入修院，深信我將在年少時晉鐸。然而，事與願為。戰後數十年間，共產政權嚴厲打壓宗教，官方的晉鐸全面停頓。我自幼踏上的聖召之路，此刻卻障礙重重。

在那段前途未卜的歲月裡，我遇見了來自台北的狄剛總主教，他遠赴越南尋找聖召。當他提出給予獎學金，讓我去台灣學習中文時，我不假思索便答應了——儘管那時我已事業有成，擁有一間名店、一間工場，以及逾五十名員工。二〇〇〇年，我揮別故鄉，來到台灣輔仁大學，開始學習全然陌生的國語。約一年多後，於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我終於領受司鐸聖秩。那份延宕已久的聖召，終得圓滿。此後四年，我在台北和宜蘭的堂區服務，堂區的牧民工作，以我從未預料的方式，塑造了我的信仰與牧者胸懷。



2001年5月26日在台灣晉鐸



晉鐸十年後回鄉首祭

然而，另一扇門再度關上。因台灣對外籍人士的移民政策，我的前路再次黯淡。直至巧遇麥振群神父。他當時來台灣養病，亦即將從卡加利唯一的華人天主聖堂退休，卻苦無華人司鐸接替。透過他，我得以認識亨利主教，主教慷慨地以訪客簽證為我擔保，申請加拿大的工作許可。接下來，是長達十年的耐心申請：處理繁複的申請文件、達到嚴格的英語要求，以及——始終如一的信靠。憑著天主的恩典，我最終取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

二〇〇五年二月，我抵達卡加利時，對廣東話一字不識。但我學會了一件事：當我們向天主說「是」的時候，偉大的事情便會發生。當我們配合祂的計畫，

祂必為我們預備一切，以應付每個挑戰。我的廣東話不是從課本學的，而是從教友身上學的——融入他們的生活，聆聽、開口，跌跌撞撞，不斷成長。我並非天才，但天主從未吝於賜予。



40位卡城及愛民頓教友和我一起回鄉首祭及探親

如今，我在「永援聖母堂」擔任主任司鐸已逾二十年。永援聖母堂，已成為我的家。這一切，我從未夢想過；我沒有計劃要在加拿大為華人服務。然而，我卻在這裡。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這一切，又怎麼可能？

這些年來，我學習國語及廣東話，為的是服務華人團體。我學魔術，只為看見孩子們眼中的光彩。我自學修理古舊的破鐘是為籌款，讓青年們得以參加世界青年日。我磨練廚藝，為的是每年除夕，能聚集二百多位教友，如一家人般團圓吃飯。我親手做雜工維修，為堂區節省每一分錢。我埋首於秘書和會計帳目，是為堂區辦公室削減每一筆不必要的開支。如今，我全力支持在永援聖母堂開設的日間托兒中心——一所以中

文、英語、天主教信仰的兒童日托中心，培育孩子們在仁愛與慈悲中成長。除了國語之外，這些技能，我從未進過任何一間課室學習。它們全都——單純地、靜靜地——來自天主的恩典。

而前面等著我的，又是什麼？只有天主知道。

回顧過去，如今我清晰看見：從越南到台灣，再到加拿大——每一步，都有一隻大於我的手在引領。當初尋求方向的渴望，成了一場信賴、交託與出於意料之旅。那位在台北為我開門的天主，也在卡加利再度為我開門，提醒我：聖召從來不是單一的終點，而是一生的朝聖之旅。今日，我帶著學懂的语言、服務的團體、以及一份篤定的確信——當我們向天主說「是」的時候，偉大的事情便會發生。我從未孤軍作戰。

阮明聰神父
迴聲編輯Anne Lam採訪



今年3月30日在主教座堂舉行聖油彌撒，並慶祝多位神父晉鐸25、40及50週年。

願百川歸海，承傳共融

在我恆常參與的網上祈禱會中，有一天，因為其中一位參加者要照顧孫女，當她要帶領一段玫瑰經時，我們突然聽到一把很清新、很幼嫩、很大聲、很堅定而又咬字清晰的兒聲，她唸得好暢順，相信她日常都會唸得朗朗上口的。我心中感觸良多，不其然感覺很歡欣，這份喜悅不單祇是這女孩的聲音可愛，而是我們有接班人了，從此可以傳承下去，新人接舊人，天主是會接納不同的人，天主說小童在天國是最大最好的。而且不是很多小朋友肯跟隨長輩們唸玫瑰經的，亦有家長在小朋友出生時不願讓他們領洗。

祈禱會上孫女代婆婆唸經，有了這份承傳，讓小朋友在這充滿天主的氛圍下長大，當她們遇上成長路上的困惑時，有著天主的指引及慈愛。

在這個年代，雖然有些人是有目的地參與道理班，但無論如何，能有這個基礎，不能否定日後他們可重拾信仰。願有更多的家長，讓子女及早認識天主。

Alina Wong 口述
Emily Chan 筆錄

新教友

我是一名新教友，相信天主的理念，讓我內心漸得平安。加入這個大家庭後，最令我感動的，是聖堂裏神父與弟兄姊妹們的關心和問候。每次想起，都讓我深深感受到聖母與天主所賜的神聖力量。回望來時路，如今的我，身心終於找到了安頓。

教會的道理，讓我見識到人生的深邃，也豐富了日常，更帶來了盼望。天主的愛、弟兄姊妹的情，是我最大的支持。

我常提醒自己：人生不長，別想太多，好好過每一天，就是好日子。開心是最好的養生，低落則耗損身心。我們可以累，可以苦，但不可以不快樂。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心情好了，事事自然順遂。

願各位教友平安喜樂，身心康泰。

新教友鄺篤初



用生命影響生命

〈用生命影響生命〉——泰戈爾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光，走出了黑暗。
請保持心中的善良，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善良，走出了絕望。
請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
請相信自己的力量，因為你不知道，誰會因為相信你，開始相信了自己。
請堅持你的信心，因為你不知道，誰會因為相信你，也開始自立自強。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情況。」

記得有一年回港，遇上了移民國外而回流的朋友，在外生活，令他遇上不少苦頭，不只僅僅是金錢上的支出，在精神上亦承擔了不少壓力。後來他主動提出想返教會，經過多月的慕道班，再見他時，人也踏實，開心了，好開心他在信仰路上不斷尋找，與主越來越親近。

「請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

請記得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情況下，保持我們的信仰，讓人看見我們是基督徒，因為：

「不心煩，不怕懼，萬物常逝去，天主永不移。」

忍耐者，萬事得，誰擁有天主，不缺少任何。有天主足矣。」

聖女大德蘭 (St. Teresa of Avila) 詩集

迴聲編輯 Emily Chan

種 * 瓜 * 得 * 瓜 * * *

「種瓜得瓜」這句話最早源自佛教經典《涅槃經》，善惡之因必得對應之果，這是宇宙間自然運行的鐵律，自作自受、難以由外力完全塗抹，若人自己無法斷除無明與執著（透過修行、積德或還債），這段生命旅程便會無始無終、永無止境地循環，三世因果與輪迴轉世。

天主教信仰也有談論因果。人類的原祖（亞當、厄娃）之所以被天主趕出伊甸園，是因為他們被蛇所引誘，吃了知善惡樹上的果子——是天主下令給人絕對不可吃的禁果，因為那一天吃了，必定要死，即「失去天主的恩寵」。原祖父母犯罪（原罪）為因，原罪的後果卻仍存至今及將來，使世界陷於罪惡勢力的奴役下，人性產生了貪慾、痛苦和死亡的恐懼等現象。

人的罪過雖大，但卻大不過天主的愛情。天主對蛇說：「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她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跟。」（創3：15）這是天主對人的救贖計劃，重獲天主恩寵的「原始福音」。天主的偉大愛情是因，耶穌降生成人救贖人類是果。

時期一滿，聖神在瑪利亞身上完成了基督來到天主子民中，父賞給了世人厄瑪奴耳，即天主與我們同在（瑪1:23），當時有幸見到復活主的人來證明這事的真實，雖然當時是教難時期，他們寧可犧牲生命，從口傳到成書「新約聖經」，在聖神默感下，將天主藉著與以色列人訂立，並在基督身上完成的救恩盟約，給全



人類帶來救恩都寫下來。「耶穌所行的還有許多別的事；假使要一一寫出來，我想所要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下。」（若21:25），雖然如此，我們從聖經73卷書得到天主的救世工程的啟示——這就是因。在教會的帶領和訓導下，認識天主聖三，並相信耶穌是天主子，「信耶穌，得永生」，沒有來生，只有永生——這就是果。

「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瑪13:3）天主就是這個撒種者，祂是慷慨和仁慈的，雖然祂預先知道勞而無獲，然而卻一視同仁地，且慷慨地把種子撒在各種土壤裡（義人和罪人心中）——這就是天主賜予人的恩寵。

但人仍不知悔改，天父派遣耶穌（聖子）為拯救人類而流出寶血，死在十字架上，將祂的生命白白賜給我們，只需要我們透過真心悔改與信賴基督，便能獲得天主的慈悲赦免，打破絕對的報應宿命，「從他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若1:16）——這就是恩上加恩（美果）。

現在我們身處在AI時代，人類能夠運用電腦儲存大數據的多樣性和多量性，用作



對事物的分析和看待世界未來發展的藍圖。基督徒在這環境下，也同時流於世俗、容易陷入誘惑。好的、壞的，無需理會公德心和客觀分析，只憑個人觀感判決，作不同的評價處事，對待珍貴的資源，一定小心翼翼，恐防因浪費而造成自己的損失，變得對社會吝嗇。

在閱讀過教宗良十四世通諭（115-117），關於面對追求「超人類主義」和「後人類主義」的潛在思潮，有以下的啟發：

現在世界思想潮流把進步理解為「超人類主義」，即是透過生物醫學、身體工程、裝置與演算法等科技來強化人，以提升表現與能力。則更進一步：它質疑以人為中心的觀點，想像人、機器與環境的混合，甚至預期某個臨界點：人類將在新的演化階段中超越自身，「增強人類」或「人機混合體」的「後人類主義」。

如果人被視為一種有待完善或超越的存在，就更容易讓人接受某些生命不夠有用、不值得期待，或不具同等價值。以進步之名，所謂「必要的犧牲」便可能開始被合理化；人們為了追求某種想像中的物種優化，將重擔加諸最脆弱者身上。在這方面，聖保祿六世教宗前面所作的警告仍具有高度遠見：科學與科技進步若脫離道德與社會進步，終將反過來傷害人類。

我住在加拿大的卡加利，今年七月中發生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就是一個11歲沒有講話能力的自閉症小孩Parker，在日托中心走失了，他走失後的一個小時，最後的身影被社區的監視器拍到。經過13天的搜尋，警察和500個義工們在炎熱（30度）氣溫下，附近山頭草海裡，展開了大規模的搜尋行動，長達5500個小時及8600公里（加拿大橫跨東西岸，也不過7千多公里）。整個城市人心和話題，都是如何找到他。

很遺憾地，在第13天，在複雜如迷宮的地下水井裡，終於找到Parker的遺體。隨後的一個星期晚上，不同團體為他舉行燭光記念活動，不同宗教儀式為他祈禱，人人都心情沉重，強忍著淚水，我從未見過這座城市像尋找Parker時那樣團結一致，沒有任何分歧，團結一心的想把這個小男孩帶回家。政府當局和市民重新審視如何改善現存系統，專門用於保護那些神經多樣性兒童和弱勢兒童。有幸我住的地方，政府和義工都很關心有需要的家庭，無論在金錢上和服務上都提供資助，人人互相尊重，在平凡的愛中生活。

從教宗對「超人類主義」和「後人類主義」的預見分析，像Parker 這類型的小孩，在母胎內已驗出有自閉症，可能在社會的壓力下已被送去墮胎。倘若父母決意生下這孩子，只是他們家中事，沒有政府的金錢支援。

教宗良十四指出，天主教會反對唯效率論的科技思想，反對用產能與數據的表現去衡量一個人的生存價值，人本身就是目的，不允許淪為改良系統的工具。

願世界不會因科學進步，而結出「巴貝耳塔」（人的驕傲再不需要天主）的果，我們需要依照教宗教導：在日常生活中，藉由無數微小而堅定的友善行動建立防線，抵禦去人性化的浪潮。亞孟。

我相信種瓜得瓜，我便是天父下種子的瓜，不需要知道自己是蜜瓜或苦瓜，只知道在天父悉心照顧下，我定必是好瓜，相信依賴祂吧！

慕道班導師 Anna Chau

天主的恩惠

「得救並不是出於你們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弗2:8）



去年2025年是禧年，教宗開啟了「上主之門」，祂是唯一的「救贖」之門。讓我們成為一個希望的朝聖者，藉著互相關懷，彼此共融團結，懷抱對未來的確切盼望，「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而相信」（羅4:18）。同時，我們也要以實際行動關懷有需要的人，其中一項就是：長者、獨居者、窮人、病人。

為了回應教會的建議，「牧靈關愛組」組長連同幾位組員，當然還有神父、執事，在去年五月聖母月往保祿樓探訪長者及一齊誦唸玫瑰經，祈求聖母代禱，為他們帶來天主的平安。之後，我們還一起茶聚，閒談之下，才知道有一位鄭先生不是天主教徒，卻對天主教信仰有興趣，神父聽了，把目光轉向我，我馬上意識到神父想我安排鄭先生慕道。

五月剛完成了新領洗者的釋奧期，下一班將會在九月中開學，由於我已計劃去香港，也報了一個從香港出發的朝聖團，鄭先生慕道的事待暑假回來後才再想吧！

成人慕道班會在九月中開學，我預備九月二十三日開始為鄭先生慕道，剛巧聖堂有一位姊妹的姐姐麗莎也想加入天主教會，兩位長者都稍為行動不便，返聖堂課室上堂不是一個好選擇，於是借用保祿樓地下大堂上課，日子地點都定下了，開始構思一下課程內容，避開艱深教義，但無論怎樣，也需要他們知道天主的創造和人的根源和終向，天主為使我們更能認識祂的救恩，特別揀選了以色列民族來啟示祂自己，我也會從亞巴郎開始講，直到耶穌基督來臨，會多講及耶穌的比喻，憐憫、醫治和賜人平安的故事。在天主的眷顧下，事就這樣成了。

鄭先生曾是多倫多教育局的一位總廚，所以課程開始第一天，他為我們預備一些精緻的小餅和飲品，我立即勸告他以後不要再這樣做。

除了兩位慕道者，還有幾位旁聽的教友，形成了一個學習小團體，整個過程氣氛融洽和諧，最難得的是經過多月的慕道期，兩位長者從未缺席過一次，甚至在未成為教友前，如果聖堂有大型彌撒和活動，我也邀請他們參加，每次都積極回應，甚至看到教友奉獻，他們也會匆忙的從錢包拿錢出來放在奉獻袋內。

完成課程後，為了不想他們太夜在復活節晚間領洗，於是阮神父安排他們今年三月一日主日彌撒中為他們施洗，當日在場全體教友見證他們二人領受「入門聖事」，成為天主的子女，在主內平安喜樂。

在慕道時，我曾講解守瞻禮主日的重要，領洗後，自然就要參與主日彌撒，麗莎姊妹有妹妹陪同參與不同時段彌撒，鄭先生由於居住在保祿樓，與莫太一樣享有聖堂義務司機接載回來參與彌撒，雖然入聖堂有梯級要上落，對他們較為不便，但也不影響他們參與彌撒的意願。

今年六月，由於接載鄭先生的義務司機放假，原以為已經安排了其他義務司機接載莫太和鄭先生，但回來後，從莫太口中得知沒有人來接，反而這兩星期是由鄭先生自己駕車接送莫太，由於鄭先生沒有趁此機會在家休息，所以我聽後既感動又感恩，像看見一幅美麗畫面，兩位都需要手杖幫助行路的人，互相扶持的踏入上主的庭院。鄭先生習慣入到聖堂時，先向聖母像鞠躬，我正在想，當日聖母是否將開雙手歡迎他能堅持回來。

「他們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在我們天主的庭院裡繁榮。雖已年老，仍然結果，枝葉繁盛，依舊綠茂」（詠：92:14-15）

成人慕道班導師、牧靈關愛組Anita Lam

He Resolved my Crisis of Faith

In junior school I had no problem with faith and beliefs. Like every child I believed my parents, my teachers, my priests as they handed on the faith to me. Then I graduated to a higher school and my faith still held. No doubts invaded my mind. We never missed Sunday Mass or Confession in the parish church. My beliefs were, in my opinion, rock solid and un-attackable.

Then one day without expecting it a whole series of doubts came pouring into my mind. What was happening to me, I wondered? Am I losing my Faith? Why all these doubts? Every question was on the table in this unexpected faith crisis. What should I do?

In our house we had some books on apologetics. So I dug into them to find answers and proof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Gospels and for every other doubt that came my 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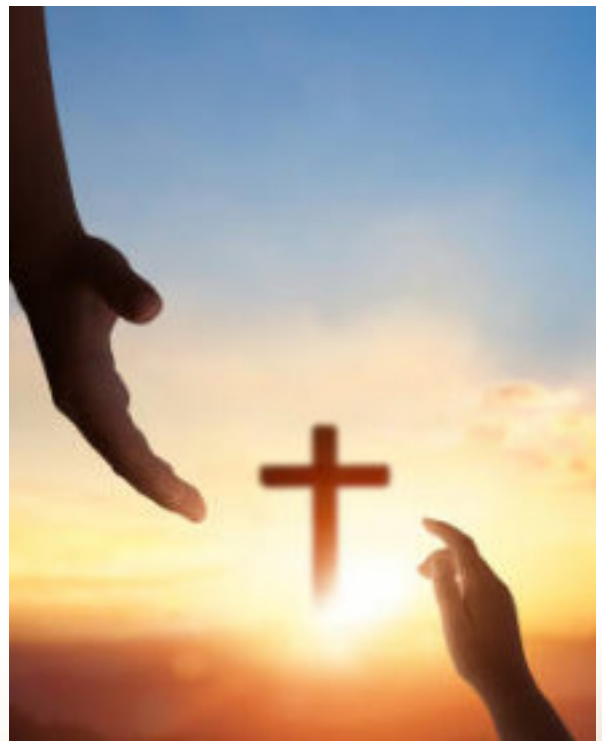
The apologetic books were excellent and logical and gave me perfect reasons and explanations for every doubt that had attacked me. I never read anything better. But somehow my studies did not solve my faith crisis.

Sometime later I consulted Rev. Canon Hannon, our parish priest at Strokestown. He was very understanding and told me to pray the Act of Faith very often. I did that. And Lo! In no time my doubts melted away. My faith came back stronger than before, and my beliefs no longer floundered on quicksand but on solid rock.

Later I discover why I needed this test of faith. God allowed it to happen. Why? To help me graduate from childhood faith to more solid convictions. The transition came right in time. Only God knows what is coming towards us beyond our view. Because soon afterwards I left home and went to Canada.

I was young and going to a new country. I would be exposed to people and ideas of other religions and of no religion. I was about to leave a sheltered environment to face an unbelieving world speaking words which my ears had never heard before. My immature faith might get blown away in the storm. I needed a better foundation in spiritual and eternal realities, as revealed in the Gospel and Bible.

I thank God to this day for having reinforced my infant faith before I left home to face the Babylon of ideas I had never heard before.



Patrick Owens, Rosary Volunteer

信仰路上的學習與成長

參加慕道班，對我來說不只是學習天主教的道理，更是一段讓我慢慢認識天主、反思自己和建立信仰的過程。最初參加慕道班，其實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希望多認識天主教禮儀，從而在工作上得到幫助。後來即使已經與工作沒有關係，我仍然選擇繼續上課，因為我發現自己開始真正想認識天主，也想知道信仰可以怎樣帶領我的生活。

剛開始時，我對很多天主教的教理、聖經內容和禮儀都不太熟悉，有些內容也比較深，需要時間慢慢明白和消化。隨着每一次上課和分享，我開始對信仰有更多認識。兩位導師Anita和Maria很有耐性地教導和陪伴我，除了講解基本信仰和教理，也會用生活中的例子幫助我理解。Anita更會與我分享她自己的生活和信仰經驗，讓我看到信仰並不只是課堂上學習的道理，而是可以真正放進日常生活中。

我在進行慕道課的過程並不是一直順利。當我在工作上遇到阻撓和困難時，我曾經感到迷惘和無助，甚至一度對信仰失去信心，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繼續走下去。導師Maria知道我的情況後，很快便主動約我見面，耐心聆聽我的困難和感受。她不只是安慰我，也在實際生活上給予我幫助，並在信仰上陪伴我，讓我慢慢重新建立對天主的信心。

在那段比較軟弱的時間，我未來的代母Doris Yeung也一直在身邊支持和鼓勵我，陪伴我繼續走這條慕道的路。這些經歷讓我開始明白，信仰並不是只在順境時相信天主，而是在自己最軟弱、最沒有信心的時候，仍然學習相信和交託。我亦慢慢體會到，天主的幫助未必以自己想像的方式出現，有時候祂會透過身邊的人，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我力量。

在慕道期間，我亦開始思考自己除了參與彌撒和學習教理之外，還可以怎樣投入教會生活。教友Bessie Yip 曾經提醒我，其實我也可以嘗試在聖堂服務。因為這個提醒，我踏出了新的一步，加入了聖母會。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學習，讓我由最初只是認識信仰，慢慢開始嘗試參與和服務。

家人的影響也是我信仰旅程中重要的一部分。老爺 Joe Chan一直鼓勵我，大兒子Joseph亦會督促和提醒我繼續學習。兩位兒子Joseph和Moses都在聖堂擔任輔祭，每次看見他們穿上輔祭服，在祭台前認真服務，我心裏都有很深的感受。作為媽媽，看見兩個兒子願意服務天主，也令我更希望自己能夠親近天主，與他們一起在信仰中成長。

我的慕道旅程仍然在繼續，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需要學習和明白的地方，也可能仍然會有軟弱和疑惑的時候。但由最初因為工作而接觸天主，到現在是自己願意繼續認識祂，我感受到自己的心態已經慢慢改變。我期待在明年復活節接受領洗，正式成為天主教徒。對我來說，領洗並不是學習的終點，而是信仰生活另一個新的開始。我希望自己能繼續學習依靠和信任天主，在困難時懂得交託，在生活中實踐信仰，與家人一起在信仰中成長，一步一步走近天主。

慕道班學員 Kaman Tso



一步一步，走在天主的路上

回望 OLPH Montessori Child Care Centre (OLPHMC) 開始的這段路，我心裡最深的感受是感恩。這是一段天主帶領我學習信靠、服務與成長的旅程。

當我開始走上這條路時，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也知道前面的路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過程中有期待、也有壓力；有順利、也有流淚。面對新的責任和不同的挑戰，我也曾感到不明白和無力。但正是這些經歷，讓我慢慢學會交託，明白自己不能單靠自己的力量，而要學習依靠天主。

一路走來，我很感恩身邊一直有值得信任和敬重的人，給予我支持和指引。在需要的時候，一句鼓勵、一個提醒，往往都能讓我重新得到力量。我相信，這也是天主放在我生命中的一份恩典。

雖然經歷過人事上的變動，但如今，隨著幼兒中心正式取得牌照，我們也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也是一份新的託付。很感恩天主讓我們在這個新的階段中彼此支持、互相尊重，並肩同行，大家同心為孩子和家庭服務。每一個人的付出，無論大小，都是這段新旅程中重要而珍貴的一部分。

聖母瑪利亞和聖若瑟一直是我的榜樣，提醒我即使看不見整條道路，也要懷著信德踏出下一步，以愛、忠信和責任做好天主交給我的事情。

我也希望OLPHMC能成為一個讓孩子安心成長、讓家長放心託付的地方。我們以Montessori教育為基礎，重視孩子的獨立、自信、尊重與關懷，讓孩子在安全、有愛和有秩序的環境中，按照自己的步伐探索和學習。

對我而言，每一個孩子都是天主所託付的珍貴生命。能夠陪伴孩子成長、支持家庭，是一份恩典，也是一份責任。

未來的路仍然有很多未知，但我願意一步一步走。正如聖保祿所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格後 12：9）



願永援聖母堂蒙特梭利幼兒中心在天主的帶領下，成為一個充滿愛、希望與喜樂的地方，讓孩子在愛中成長，讓家庭得到支持，也讓我們每天都能在服務中活出信仰。

我不知道下一頁會寫下什麼，但我願意繼續走。因為我知道，我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

而我，願意讓天主使用我，成為福傳的工具，在每天的服務中播下愛與希望的種子，讓天主的愛在孩子和家庭的生命中慢慢生根、成長。

Ida Tse
OLPH Montessori Child Care Centre